

愛戀

思 春

列球本利
集四第

行印局書界世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愛戀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函索

著 者 魯 思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愛

戀

三幕社會戲劇

一名「母妻之間」

獻給
D. Lee

愛戀

主題

這是一幅大家庭制度崩潰前的中國家庭底素描畫，寫母愛與妻愛的衝突。

人物

女角——

虞柳黛 媳婦，年十八歲。

關朱氏 其姑，年三十八。

俞媽 女僕，約四十歲。

男角——

關健 兒子，二十左右。

何東 其友，年約十九。

金福 男僕，五六十歲。

「4」

時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地點

上海

第

一

幕

時：景：

關公館的應接室
深秋的某個午後

原书空白页

上海只當路××號開公館的一座客廳，其後，有一直通花園的門，門外，係一花棚，上面蔓延着不少已經退了色的玫瑰和薔薇，在深秋的斜陽下，愈顯其枝葉零落的淒涼。

左右各有一門，左通內室，右通書房，門上都懸有絲絨的門帘。

室內所陳家具，都古色古香的。右壁牆上，掛着一幅年約四十左右男子的半身肖像，是關鍵的先父照相。室內的另一基角，放着一架紅木小擺設櫥，櫥內置有大小各件骨董，上層却是空着，因為這裏面的零碎物件已經搬了出來，堆在鄰近的小圓桌上了。

舊式的紅木榻，靜悄悄的躺在一邊。

幕啓以後，光線漸逐減暗；到閉幕時，花園已經隱藏在陰影裏了。

當幕啓時，金福走進客廳來。他是一個年老而固執的人，很不高興看見那紅木骨董櫥內，零亂無章。他想起了他底責任，才將圓桌上那些小擺設的骨董一一地搬還櫥架的上層去。

第一場

金福與虞柳黛

柳黛（推門時，手裏拿着，條測量用的皮尺。）金福，你怎麼又把那些東西放進櫥裏去？你應該把牠們搬到樓上，擺在老太太的佛堂裏。

金福（吃驚）擺在老太太的佛堂間裏？

柳黛 不錯，擺在老太太的唸佛堂裏。唔，你得多留神些，別打碎了一兩件東西；這些都是老太太最心愛的——你把牠們都擺到佛堂間的觀世音菩薩像前去。

金福（又吃一驚）擺到佛堂間的觀世音菩薩像前？

柳黛 是的。——裝修的時候兒，這些東西非搬到那兒去不可的！

金福 裝修……新少奶奶……我不懂……我不懂得新少奶奶講的甚麼裝修？

柳黛 少爺沒有向你說起過嗎？

金福 沒有提起過，少奶奶。

柳黛 怎麼？你還不知道這間客廳將要重新裝修嗎？

金福 不知道，少奶奶！

柳黛 一點也不知道（微笑）好罷。這間客廳的外觀，就要完全改變了。金福，將來這兒擺設的都是一些摩登的傢俱（指着右邊的牆）這堵牆壁也要拆掉，讓這客廳跟那書房打通起來。這樣，我們就有了一間寬大，而又面臨花園的休息室。——陽光既充足，空氣又挺新鮮的了。

金福（口吶起來）那麼……這些紅木傢俱呢？

柳黛（向金福很快的瞥了一眼）這些紅木傢俱把牠們都搬到太太的佛堂間去。

金福 少奶奶，您可知道這間客廳是太太最喜歡的？

柳黛（冷冰冰的）不，我不知道。（當金福說話的時候，她又忙着從紅木櫃架上取下骨董來。）

金福 太太在家的時候，每天除了燒香唸佛以外，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坐在這兒的……許多年來，她老人家已經弄成了這個癲氣了……

柳黛（修正他的詞兒）養成習慣。

金福 噯，（也文縷縷起來）習慣成自然了……那時候，鍵少爺還很小……太太老愛站在這窗門口，守着她的小弟，因為小弟常常在花園裏亂跑亂跳的。（突然好笑起來）喔，少奶奶也許還不知道，小弟就是鍵少爺，太太在鍵少爺小時候給他題的奶名……啊，真難說這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了！——俗語說的，「眼睛一霎，老母難變鴨」，真快得很，現在鍵少爺已經結婚成親了。

柳黛（臉上略呈笑容）哦，好快……

金福 還有，少奶奶可知道這間客廳裏留存着許多可貴的紀念嗎……對了，這兒就在這一個坐位上，（他指跟桌前的一張紅木靠椅，在火爐的左近）每天吃了晚飯以後，老爺總坐在這張兒椅子上，向着坐在他對面兒的太太講故事……喂，太太最愛聽的是，老爺講「三國演義」……（他搖著頭，很自以為是的樣兒）不能的……不能的！對，改變這間客廳是絕對不能的！

柳黛（漠不關心）你在關太太這兒很久了罷？

金福 是的，整整二三十年了。

柳黛（驚奇）在老爺娶太太以前，你就來這兒服務了嗎？

金福 在老爺娶太太以前五年，我就來關公館當下人了……老爺待太太的好，真是我從來沒有瞧

見過的……鍵少爺是他們結婚後一年生的，我還記得是九月初九重陽日生的……哦，一年一年的過去，老爺丟了我們已經有十七八個年頭了。

柳黛 老爺去世的時候，太太很年輕……

金福 虧了鍵少爺很孝順，太太可以得到一點兒安慰……說實話，太太的外貌比她的年齡還要輕得多呢，新搬來的鄰居都不相信她有這麼大的兒子……（笑介）還有這種笑話發生：鍵少爺常常對太太說的，鍵少爺的朋友祇要在路上遇見了他陪着太太並肩地散步着的時候，都會錯認他們是一對新婚的夫婦呢……（低聲）跟少奶奶說說還不要緊，太太聽了再也沒有使她比這個更快活的了……實在的，當太太自己一手扶養大的兒子挽着她遊遊公園或者逛逛馬路的時候，太太是應該滿足而向人驕傲的！

柳黛（越聽越不耐煩了，很快地截斷金福的話）我想把這屋子重新裝修以後，對於我底婆婆也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佛堂正在這間客廳上面，這兩間屋是一樣大小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樓上的佛堂佈置成跟這間一模一樣的新客廳。待太太從普陀山燒香回來，她看到了一定會滿意的。而且樓上那間新客廳，又直接通她的寢室，對於婆婆也許更感方便些吧。

金福（吞吞吐吐地）少奶奶……恕小的放肆說……這件事情，我瞧你們還沒有徵求過太太的同意……

柳黛 我想少爺早把這個計劃告訴她了。（突然）金福，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你快給我這

些搬上樓去——哦，你把壁上的那幀照相先取下來吧。

金福（指右邊壁上的半身照片）：少奶奶的意思是，叫我把老爺的遺像也取下來嗎？

柳黛（快刀斷亂麻似的）：壁上的鏡框和廚裏的古董，都給我取下來（瞧着金福抗命不動，大聲發令）：別就攔時間了，快取下來搬到樓上佛堂間去！

金福：少奶奶可容許我插嘴參加一點兒意見？我說，這件事情，等太太回家以後再商量吧。

柳黛（斬釘截鐵地）：不用等待太太！這個計劃，少爺和我在杭州蜜月旅行時已經決定了，並且建築師早畫好了圖樣，泥水木匠明兒也要來了。

金福（頑固地）：啊！我問鍵少爺去……（帶着不樂意的神色頻頻搖頭而退）

柳黛（微笑地瞧着金福，略帶沒奈何他的表情）：真是蠢貨！（接着她把手里的皮尺，去測量牆壁半牆，關鍵進來。）

第二場

柳黛 關鍵

關鍵（玩笑似的）：嘿，居然做起一個沒有證書的女工程師來了！

柳黛（歪嘴）：哼，沒有證書的工程師？

關鍵：我是開玩笑的。——柳黛，你更漂亮了，穿了這件美麗的旗袍！

柳黛：好看？你喜歡這個顏色嗎？

關鍵 這是天才的傑作！縫得多配身段呀！假如我是國民政府主席的話，一定要賞一個獎章給縫這旗袍的女裁縫。

柳黛 可惜這女裁縫生了鬍鬚。

關鍵 (不解) 啊？

柳黛 (笑介) 他是一個老頭兒！

關鍵 那獎章將落空了。

柳黛 別說俏皮話了！——(撒嬌地) 鍵，你來，我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關鍵 什麼事？

柳黛 (假裝着生氣) 你離開我有兩三個鐘頭了……現在你來了，站在我面前已經過了五分鐘，還

不知道親親我。

關鍵 這可要怪那個裁縫老頭兒了，他把你的旗袍實在縫得太漂亮了，害我一時失了神，竟忘却了

最要緊的事。(吻她)

柳黛 鍵，如果我們的計劃實現了，這間屋子一定改裝得非常華美，人家將不再認識牠了。

關鍵 (依然俏皮) 我就害怕瞧見牠。

柳黛 (打情罵俏式的) 你這個人真壞！

關鍵 那麼，我取消剛才說的話。

柳黛 你底意見究竟和我相同嗎？

關鍵 永遠一致的！

柳黛 那再好沒有了……可是，我夢想不到還有——關鍵。

關鍵 甚麼難關？

柳黛 金福！

關鍵 金福？

柳黛 哦，金福已經向你遞了抗辯書了吧，他堅決反對我們的計劃。

關鍵 （頗感興趣）這倒真奇怪了！橫路裏會跑出這個程咬金來！

柳黛 別開玩笑，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剛才我吩咐他收拾東西的時候，他很鄭重地向我解釋，說這間

客廳是你母親最心愛的……

關鍵 這倒是真話。

柳黛 他還囁囁咕咕的說，在你母親沒有回家以前，絕對不該先裝修起來的。

關鍵 想不到金福的忠心，有時倒成爲一種障礙的——哦，寶貝兒，你就原諒他一點罷，他在我們家

裏已經耽了這麼多年了！

柳黛 是的，已經服務了二三十年。

關鍵 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的？

柳黛 也正因為他對主人的忠心，所以他甚麼話都告訴我了。

關鍵 你們開過了一個主僕聯歡會嗎？

柳黛 是的。他對我說了你的父親熟讀「三國演義」，也談起你父親和你母親的愛情，最後還提到我們兩人的婚禮……

關鍵 那麼，你們應該談得很投機了？

柳黛 你把我的身價看得太高了！

關鍵 你還不知道金福的古怪性格，要討他歡喜是很不容易的。

柳黛 像一頭牛！——我待他夠說客氣的了，可是，他對我吩咐他做的事情，竟會「不顧而去」……

關鍵 也許因了「觸景生情」吧？他給這些紀念物逗引起了回憶。

柳黛 我吩咐他把這些零碎物件搬到樓上去，他竟敢反抗我的命令！——牛，牛，頑固得像頭笨牛！

關鍵 當他心裏有事的時候，這老頭兒確很頑固的。

柳黛 關於我們的新計劃，你到底已經寫信去告訴了你底母親嗎？

關鍵 （從容不迫的，人家還以為他是矯揉造作）不，還沒有寫……

柳黛 怎麼，你還沒有告訴她老人家？

關鍵 （依舊從從容容）哦，我高興等到媽回家以後才告訴她。

柳黛 （自言自語）天哪，真是「急煞風碰着慢郎中」！